

精确而又具体地阐述了国家问题



决定经典

013

资本主义的历史究竟代表谁的历史



[德] 卡尔·马克思 / 著

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

最不可忽略的马克思的重要历史著作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冯 适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联动
FONG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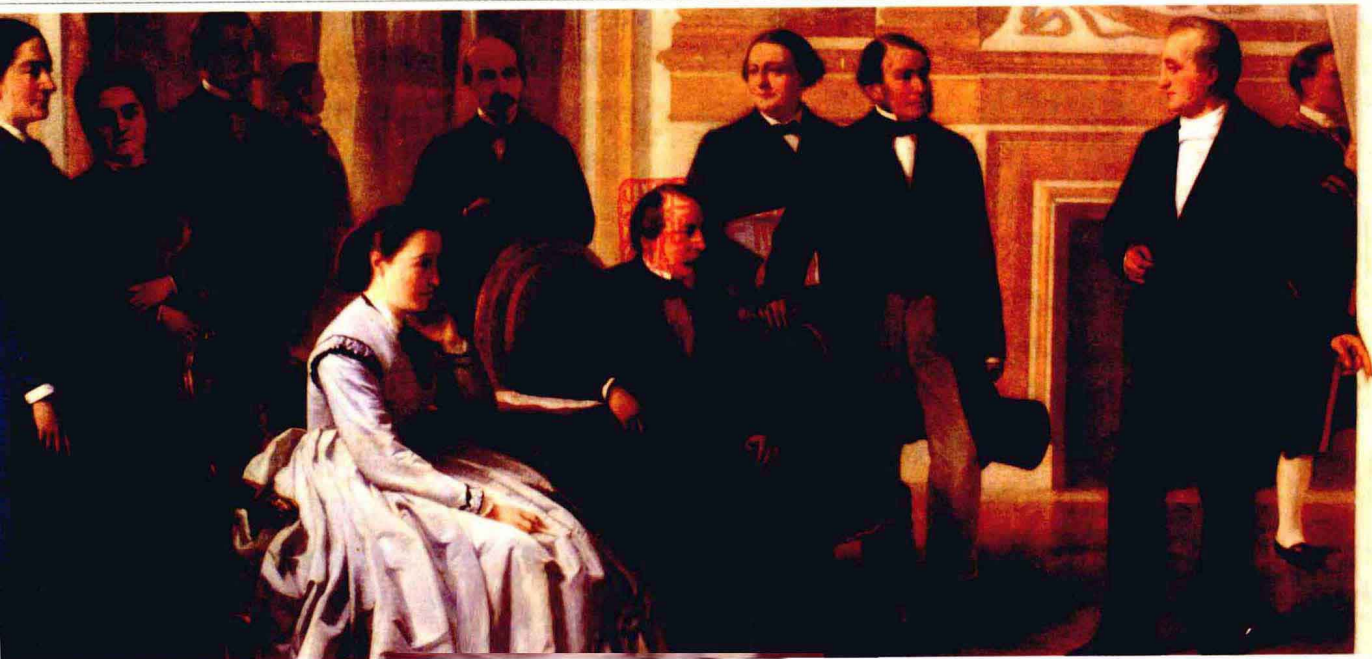
凤凰决定
DECISION

最不可忽略的马克思的重要历史著作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

[德] 卡尔·马克思 著
冯 适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 凤凰决定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 DECIS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马克思（Marx，K.）著；
冯适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6

（决定经典书库）

ISBN 978-7-214-06919-1

I. ①路… II. ①马… ②冯… III. ①马克思著作—单行本—
1848~1863 IV. ①A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3175号

书 名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著 者 [德]卡尔·马克思

译 者 冯 适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2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4千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919-1

定 价 3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总序

ZONG XU

回望历史深处，每一代学人都会深切地感到有一些书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些著作成为塑造历史的关键力量，改变了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人类社会。可以说，正是这些决定性的经典著作决定了我们今日的世界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到如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文明时代，正是靠了一代代思想伟人奉献的各种类型的经典著作才实现的，正是靠了这些经典著作的荣光，才照亮了人类走出野蛮、步入文明的道路。

我们编选这套“决定经典·图释书系”，就是要让一代代思想伟人的经典著作达到更为普及的程度。我们希望这些经典著作像它们曾经在历史中发挥过的巨大作用一样，在读者的个人生活中也产生深刻影响。就像这些经典著作曾改变历史进程一样，它们同样也可以改变读者的个人命运，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对“决定经典”的定义是：每一代读者怀着先期的热情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总会找来认真研读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都毫无例外地对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产

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套书系注定是开放式的，也注定是规模宏大的。举凡人类社会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各种类别的经典著作都在我们的编选视野中，这套书将展现人类文明的相对全面的进步阶梯。我们希望单是这套设计精美的书摆在书架上的样子，就可以让读者产生深厚的历史感觉，为自己能够与思想伟人们朝夕相伴而自豪。

我们编选“决定经典”的信念中，自然包含了关于经典的诸多必不可少的普遍性描述。首先，经典在内容上一定是具有丰富性的，理所当然地将涵盖人类社会、文化、人生、科学、自然、历史和宇宙等方面的重大发现和观念更新，它们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人类传统的形成，完善了社会生活，推进了人类历史。其次，经典当然是富于创造性的，其思想在产生之初必然是全新而动人的。再次，经典当然经得起岁月的淘洗，几乎不受时空限制，其活跃的思想不仅仅适用于过去，也必然适用于今日，也必然适用于未来，也就是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影响人生。还有一点，经典必然是具有可读性的，经得起任何人的反复阅读，并能使读者变得更加

成熟，也变得富有思想。

我们深知要让这些经典著作达到更为普及的程度，需要付出很多的心血，需要做很多更为细致的编辑工作。因为这些经典著作，都是一代代思想伟人呕心沥血的思想结晶，其篇幅都是宏大的，从行文逻辑到思想点滴都是尖端的，永远富于创造性，无论经过多少岁月的打磨，都不会缺失初生时的那种勃勃生机。几乎任何时候，对这些经典著作的阅读，都可以丰富读者的大脑，启迪读者自己也变得思想生动而睿智。但是，这些思想伟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因其独创性而显得高妙异常，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般读者难以望其项背的，这对一般读者亲近这些经典著作产生了微妙的心理影响，在普及方面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我们深知如何克服这些阅读心理的影响，而这正是使这些经典著作达到更为普及

的程度的关键。这是我们采用“图释”的编辑方式来出版这些经典著作的根本原因。我们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做了两方面的具体编辑工作：一是在文字上力求精确、简练和传神，使全书体系更为完善。二是精选相关图例。凡是有助于理解该书思想的图例，我们尽量列入，按有机的历史顺序加以编排，使该书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并辅以精准的图片说明，让该书中的深奥思想变得晓畅易懂。这些深奥思想的历史演变、人物体系和实质影响都以简明百科全书式的解读得以清晰呈现，使读者能够在相对轻松的阅读中更容易地把握伟人们的思想要点。

我们深信，经过辛苦努力编选的这套“决定经典·图释书系”，可以实现一个对读者而言非常现实的目的，那就是：一切尖端的思想都可以轻松理解，一切深奥的经典都可以改善读者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所梦想的。

决定经典书系编委会

2011年3月

马克思在1869年第二版的序言

我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1]，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旬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压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是截止1852年2月。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2]和蒲鲁东的《政变》^[3]。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发起者作了一些尖刻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那些我们所谓的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能再理解的暗语。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战役的著

作^[4]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5]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

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只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6]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卡尔·马克思 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注释

[1] 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年），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曾担任《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新德意志报》的编辑；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曾担任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51年流亡美国，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过圣路易斯区的军事指挥官。

[2]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因参加共和党人组织的反对政变的起义，遭到独裁者的镇压，被迫于12月11日流亡国外。雨果自始至终反对拿破仑第三的独裁政权，在拿破仑第三统治的十九年一直流亡国外。1852年，雨果发表了《小拿破仑》，通过这本政治性小册子对拿破仑第三进行辛辣嘲讽和无情攻击。

[3] 即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蒲鲁东（1809—1865年），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会议议员。

[4] 即沙尔腊斯的《1815年滑铁卢战役史》。沙尔腊斯（1810—1865年），法国政治家、军事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波拿巴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驱逐出法国。

[5] 凯撒主义指把凯撒吹捧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天才的统帅、杰出的作家、演说家等盲目崇拜者。

[6] 西斯蒙第（1773—1842年），法国政治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一生颠沛流离，周游于瑞士、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他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激烈反对者，181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批判，提出依靠国家政策调节社会经济生活。

恩格斯在1885年第三版的序言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33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部著作就是在今天也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都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写了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851年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人公除了给予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

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国家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

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被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

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85年

导读

既然掠夺给少数人造成了天然的权利，那么多数人就只得积聚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夺回他们被夺去的一切的天然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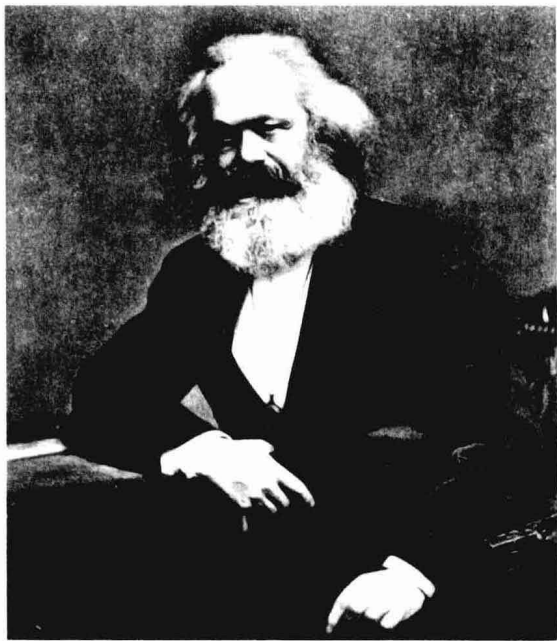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生平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犹太人，是当地一名受人尊敬的律师，母亲罕丽达·普雷斯堡是荷兰人，马克思有九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三。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充满求知的渴望，也用自己的刻苦，砥砺着伟大的抱负。在中学时代，他便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在毕业论文中表达了为人类谋福祉的崇高理想；大学时期，他在多个大学攻读多个学科，除了本专业的法学外，还包括历史、哲学、艺术。他还学习掌握了多种语言，除了母语德语外，还包括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俄文。大学期间，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1841年4月，不到23岁的马克思便顺利拿到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当时的知识界常常受到封建专制的普鲁士政府的迫害。马克思放弃了留校任教的初衷，改而投向政治领域，以其犀利的笔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是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英国广播公司曾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结果，得票高居榜首者是马克思。可以说，马克思的学说已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霜雨雪的考验，而始终充满活力，长盛不衰。

锋，强烈批判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为民主与言论自由而斗争。1842年5月，24岁的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他凭借自己出众的个人能力，五个月后开始担任该报的主编。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这份报纸由原来温和的自由主义开始转向革命民主主义。1843年4月1日，《莱茵报》被普鲁士当局查封，马克思也因与《莱茵报》主办者的办报宗旨冲突而离开报社。

1843年10月，马克思移居巴黎。他一边从理论上研究法国革命史、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边在实际中广泛接触工人群众，同法国的各阶层进步人士建立密切联系，包括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人秘密组织的领袖、德国流亡者的秘

密团体——“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等。

1844年2月，马克思与黑格尔激进民主主义者卢格合办了《德法年鉴》杂志，并在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论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这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但马克思和卢格也因此在思想上发生分歧，该杂志不久后即告停刊。

1845年1月，在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法国政府将马克思驱逐出境，马克思迁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此期间，马克思写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实践是检验人思维的真理性的标准。再次与恩格斯合作，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

1846年，在建立起科学的无产阶级理论的基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着手创建政党。他们在布鲁塞尔、巴黎、汉堡、莱比锡等地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工人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工作，将其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1848年2月为该同盟起草了纲领《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

马克思与燕妮

1843年5月，25岁的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小镇迎娶了小他四岁的初恋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燕妮出生于一个德国贵族家庭，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和马克思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更是患难与共的亲人。在此后24年风雨飘摇的共同生活中，燕妮在工作上帮助马克思抄写和润色手稿，在生活上为他抚养六个孩子，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之一。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为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指明了方向。

1848年3月，马克思被比利时当局驱逐出境，重返巴黎。此时，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普鲁士也爆发了三月革命，马克思为此从巴黎回到科伦。他创建了《新莱茵报》并担任主编，该报是当时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为团结革命进步力量，打击普鲁士封建专政，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行为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但三月革命以失败告终，马克思于1849年5月再次被驱逐，在英国伦敦定居。此后，他在物质极度困窘，报刊界对他充满敌视的情况下，艰难写作。

1851年到1852年间，马克思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总结了法兰西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1851年8月到1862年3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进步报刊《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五百余篇，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1857到1867年间，马克思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先后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首次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资本论》第一卷（科学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并担任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许多重要文



青年时期的恩格斯

1844年8月底，马克思与小他两岁的恩格斯在巴黎相识，并合著《神圣的家族》一书（1845年2月出版）。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转向“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的标志。此后，马克思与恩格斯成为终身挚友，较为富裕的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上提供了大量的无私援助。

件，在第一国际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起草了《法兰西内战宣言》，指出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为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服务的政治形式。

晚年的马克思生活越发凄苦，几个子女相继先他而去，妻子燕妮也于1867年患上癌症，于1881年去世。但马克思仍坚持写作《资本论》第二、三卷（他逝世后由恩格斯代

为整理，并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同时关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此外，他对人类学颇感兴趣，试图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存在的暂时性与灭亡的必然性，继续完善其革命的唯物史观。1883年3月14日，65岁的马克思在伦敦逝世，长眠于伦敦海格特公墓。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作和出版过程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是在马克思33岁那年写成的，这时的马克思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年）自从1843年结识马克思之后，在创作道路上，海涅受到了马克思的直接影响和热心帮助，双方建立了很好的友情。海涅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且还深深地为圣西门以及后来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所吸引。他苦于自己的著作在普鲁士被查禁，认为共产主义的成功不可避免，但是害怕群众的胜利和“这些忧郁的反传统者将破坏我的月柱树林和种植马铃薯的时间”。



在英国伦敦，同时也被普鲁士政府监视着。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经济困难、疾病缠身、孩子相继病死，在如此残酷的现实中，马克思仍然笔耕不辍，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事业百折不挠。

1851年12月3日，也就是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天，马克思收到恩格斯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详细叙述了1851年12月2日那天的政变并作了深刻的分析。此后的一个月里，马克思又陆续收到海涅的秘书莱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若干信件，这些信中提供了关于这次政变前后法国的政治局势的详细报告。

在此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收到了他们的好友魏德迈的信，信中魏德迈提到准备在美国纽约出版《革命》杂志，并邀请他们为该杂志撰稿。于是恩格斯建议马克思就刚刚发生的这次政变为《革命》写一篇文章，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

1852年元旦，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寄给魏德迈。1852年1月6日，《革命》杂志第一期在纽约出版，并预告即将发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一个月后，《革命》杂志被勒令禁止出版。马克思得知这一情况后，请魏德迈设法在美国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单行本，然而由于经济困难，魏德迈亦无能为力，只能回复马克思说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行出版。

此后的两个月内，马克思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不得不把衣服送去当铺。他的身体也

因饥饿和劳累而垮掉，加之长期连夜写作，眼睛也开始疼痛。致命的打击还不止如此，他的小女儿马克思·弗兰契斯卡因病夭折，要不是一个法国流亡者邻居肯借钱给他，他连女儿都无法埋葬。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终在1852年3月25日完稿。一个月后，魏德迈写信告诉马克思，由于得到一个德国流亡工人四十美元的捐助，《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将在美国出版。更令人欣慰的是，不久后，《革命》杂志将以不定期刊物的形式复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会作为该杂志的第一期在纽约出版。

然而，魏德迈在扉页和自己写的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法国新历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复辟帝制，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马克思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这本书的标题，可谓入木三分，意味深长。

1852年9月，为了扩大《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全世界的影响范围，马克思希望用英文出版本书。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完成了这一愿望，邀请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皮佩尔翻译，并亲自校审，在10月底正式出版。

1869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由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订了原文，修改了其中的印刷错误，使文字更加精炼，把书名更正为



1818年2月2日生于普鲁士，1839年毕业于柏林陆军大学。后辞去军职，从事新闻工作。1845年12月参加马克思建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1847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科隆地区建立同盟组织。1850年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美国河畔法兰克福支部，并当选为法兰克福支部委员会主席。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魏德迈坚定地站在马克思、恩格斯一边，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因德国政府勒令《新德意志报》停刊而离开法兰克福。魏德迈于1851年7月流亡瑞士，11月，举家迁居美国纽约。魏德迈到美国后，1852年5月，发起建立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无产者同盟。同年创办了美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刊物《革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增加了第2版自序。第2版出版后，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被资产阶级报刊“封杀”，直到1870年3月16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人民国家报》才发表相关消息，并刊载了马克思的自序。

马克思去世后两年，恩格斯在1885年6月重新编辑和出版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第3版，第3版对第2版作了少量润色，并加上了恩格斯的序言。

1891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出版了法文译本，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译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译本。直至今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被世界上不同国家一版再版。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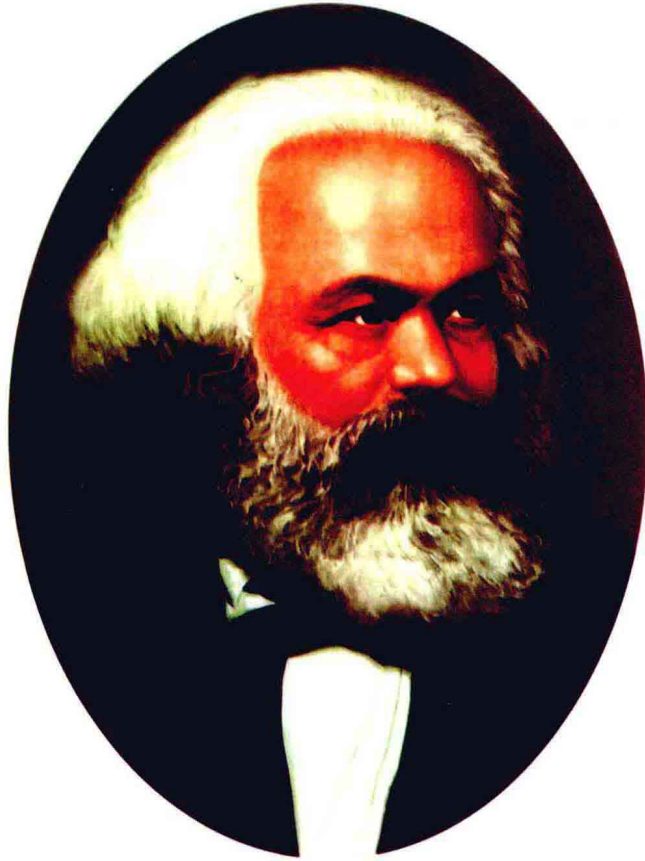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作为武器，及时而深刻地总结了1848至1851年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通过对法国革命形式的分析，指明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趋势。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和农民阶级团结起来共同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个重要原理，从而进一步检验、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

列宁

列宁高度赞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他说：“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面的精彩论述，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共产党宣言》中只提到了国家的抽象概念和说法。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国家问题更加具体化、精确化，他所得出的结论非常准确：‘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臻于完备，使其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打碎这个机器。’”

马克思认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同于其同时代的、同样描写波拿巴政变的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即《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小拿破仑》把政变的原因归咎于个人，片面强调“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政变》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忽视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将个人和历史发展结合起来，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准确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也有了扮演英雄角色的可能”。

恩格斯称赞它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他认为马克思选择法兰西作为典型研究对象是明智的，因为发生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更具有彻底性、鲜明性和尖锐性。他指出，马克思最先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相同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年)

